

言必行

[突]穆罕默德·姆扎利



Mohamed MBALI

言必行

la parole de l'action

[突]穆罕默德·姆扎利

诸葛仓麟 梁华顺 王晓渡 沈孝泉译

刘作文 校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678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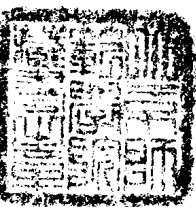
1067804

la parole de l'action

〔突〕穆罕默德·姆扎利

诸葛仓麟 梁华顺 王晓渡 沈孝泉译

刘作文 校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67804

1067804

mohamed mzali
la parole
de l'action
Conversation avec
Xavière Ulysse
Publisud

言 必 行

〔突尼斯〕穆罕默德·姆扎利 著
诸葛仓麟 梁华顺 王晓渡 沈孝泉 译
刘 作 文 校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875印张 插页4张 214,000字
1986年2月第一版 1986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4,300册
统一书号：3203·096 定价：2.10元



穆罕默德·姆扎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于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在北京会见穆罕默德·姆扎利总理。



哈比卜·布尔吉巴总统和穆罕默德·姆扎利总理（一九八二年）

出版者的话

《言必行》是突尼斯总理穆罕默德·姆扎利自述性的回忆录。它是通过姆扎利总理接受《经历》集的法国女记者格扎维埃·尤利斯采访的形式，由记者整理而成的。

姆扎利在突尼斯政府中担任过各种职务，曾主管过新闻与电视、青年与体育、国防、卫生和教育等部门。他于一九八〇年四月被布尔吉巴总统任命为总理。他是布尔吉巴总统的忠实追随者，又与总统是同乡。近三十年来，他是突尼斯政界唯一的自进入政府之后一直扶摇直上的人物。

姆扎利按时间顺序谈了个人的经历：生活的起步、童年的时代、留学法国、回国后的奋斗以及自己的哲学、伦理思想；同时详尽地谈了突尼斯独立以来在政治、经济、国防、教育、卫生、旅游、妇女、青年、体育、文化与新闻诸方面执行的各项方针和政策、经验与教训，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突尼斯独立后的历史画卷。如果人们能将本书与《布尔吉巴回忆

录》一起阅读，就会对突尼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史和独立后的建设史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姆扎利对当前世界人们所关心的问题，诸如，霸权主义、战争与和平、南北对话、南南合作、阿拉伯—非洲合作、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中东危机等都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见解和看法，这对人们研究突尼斯现行外交政策有重要参考价值。

姆扎利是一位文学家，对阿拉伯文有很深的造诣。二十九年来，他一直负责一家在阿拉伯享有盛名的《思想》月刊。他多年来是“突尼斯作家联盟”的主席。

在国际体坛上，姆扎利是一位知名人士。他于一九七六年当选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副主席。在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权利方面，姆扎利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姆扎利在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总部正式宣布：国际奥委会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代表权的决议。对此，他赞扬说：“对于国际体育界来说，这很显然是一个胜利，是一项重大的成就。十亿中国人派代表参加奥运会，将使奥林匹克精神重新普及全世界”。姆扎利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自担任总理职务以来，他在加强与发展中一突两国人民友好关系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确信，姆扎利总理这部著作的出版发行必将进一步增强中突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及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新华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九月

目 录

第一章	希望的种子	(2)
第二章	苏格拉底的镜子	(40)
第三章	工作与生活	(72)
第四章	奥林匹克的魅力	(116)
第五章	“阿尔库斯”的眼睛	(144)
第六章	城墙	(170)
第七章	精神的播种	(193)
第八章	海尔梅斯的神杖	(230)
第九章	行动之路	(259)
	跋	(316)
	结 论	(329)
	附：穆罕默德·姆扎利简历	(341)



中学时期的穆罕默德·姆扎利

录》一起阅读，就会对突尼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史和独立后的建设史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姆扎利对当前世界人们所关心的问题，诸如，霸权主义、战争与和平、南北对话、南南合作、阿拉伯—非洲合作、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中东危机等都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见解和看法，这对人们研究突尼斯现行外交政策有重要参考价值。

姆扎利是一位文学家，对阿拉伯文有很深的造诣。二十九年来，他一直负责一家在阿拉伯享有盛名的《思想》月刊。他多年来是“突尼斯作家联盟”的主席。

在国际体坛上，姆扎利是一位知名人士。他于一九七六年当选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副主席。在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权利方面，姆扎利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姆扎利在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总部正式宣布：国际奥委会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代表权的决议。对此，他赞扬说：“对于国际体育界来说，这很显然是一个胜利，是一项重大的成就。十亿中国人派代表参加奥运会，将使奥林匹克精神重新普及全世界”。姆扎利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自担任总理职务以来，他在加强与发展中—突两国人民友好关系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确信，姆扎利总理这部著作的出版发行必将进一步增强中突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及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新华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九月

前四十六年战胜了庞培的军队，从而改变了古代地中海地区的面貌。它那古色古香的石砌城墙和宏伟壮观的塔楼（由哈里法哈龙·阿勒—拉希德王朝的省督哈尔塔马·伊本·艾温主持于回历一七九年，即公元七九五年兴建）是北非沿海地区最早兴建的城堡之一。据历史学家们考证，它既是赢得战争、恢复和平的象征，又是结束战乱赶走入侵者的见证。因此，在某种潜移默化力量的影响下，我从一懂事起，就触摸到了历史的脉搏，同时也为自己的祖先不是什么断了根基的无名宗系而自豪……

轻轻的海风日夜抚慰着我们。我们全家的目光时而注视着蓝色的天际，时而转向大地，望着那数十株父亲赖以生存的橄榄树。兴许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至今保留着这种习惯：定期返回故里去欣赏它的海滨，领略麦地纳古城独特的风貌。

尽管景物已有变迁，但每当我沿着海边在“卡拉维亚街”漫步时，每当我瞥见岬角一端海滨公墓群中著名神学家西迪·阿勒·马兹陵墓时，或偶然在晚间乐曲声中，听到海浪有节奏的击岸声时，我都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我高兴地忆起感情细腻的诗入、在莫纳斯蒂尔出生的意大利犹太人古伊诺·梅迪纳的诗句：

“莫纳斯蒂尔，
你是一颗精灵，
你的尘埃是飘忽而起的精灵，而

你的岩石是挺拔屹立的精灵……”

但是，这座城市正象游客们多年来所说的那样，它丝毫不为浩瀚的大海的呼唤所动心，始终如一地面向萨赫勒和整个突尼斯。因此，对故乡的挚爱把我和祖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您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您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走向生活的？

我在莫纳斯蒂尔城墙旁度过童年。为了养家，父亲不得不把我们在“卡拉维亚街”的房子，也就是我出生的那栋房子出租，再以较低的价钱在麦地纳古城的城堡区另租房子住。

我的父亲是久居莫纳斯蒂尔、世代务农和当小职员 of 姆扎利家族的后代。在众人眼里，他是个既不自负也不失体面的自食其力的人。

在他看来，尊严是最高尚的德操。乞求别人施舍以求得个人发迹，对他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他的几个表兄弟日子过得都比他富裕，可他并不以为然。对于财富，他既不羡慕更不追求。他满足于享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对天底下大凡体面的职业都不抱反感。这就是他给我灌输的严格的道德准则和我在他身边得到的教诲。

父亲是个劳动者。他自食其力，还赚钱养家。他一辈子

为人正直，从不搞歪门邪道。我家曾在名叫西迪·阿卜杜勒一萨拉姆的一条不通行的小巷住过。这个细节值得一提。那里有一座陵墓，是为伊斯兰教一位隐士、马格里布最著名的宗教行善会德高望重的教主兴建的。他的那些在莫纳斯蒂尔的弟子们大都头裹缠巾，每逢礼拜四和礼拜日就聚集一堂。我不是由父亲带领就是与同龄的邻居结伙赶去参加。礼拜厅里，人称“赞美歌”的圣乐使我陶醉。回家时，我衣袋里总是塞满祝圣用过的蚕豆和鹰嘴豆，真是开心极了。这种名叫“斯玛特”的圣餐，是礼拜结束时，人们向在场的大人小孩分发的。我们当中一些人还没等诵经结束，就贪婪地嚼起圣餐这种美味点心来了。

参加礼拜仪式使我逐渐变得虔诚起来，也学会同众人一起循规蹈矩。特别是礼拜时诵经的节奏和圣歌的旋律使我倾倒和感到十分亲切。

在这些整齐清洁的小巷里，我们过着和睦的无与伦比的集体生活。妇女和少女们，除遇婚丧嫁娶或去洗摩尔人浴，全都足不出户。男人们，劳动之余，就手拿一壶水烟袋围坐在大麻席垫上抽起烟来，手不时地往长而尖的水烟袋里装烟叶。我和周围的孩子尽情玩耍，比谁的身体棒、谁的手巧、谁最机灵。事实上，我们那个年龄，还没有完全脱离妇女的圈子：我们倍受老奶奶们、婶子大娘和邻里们的喜爱，总是三五成群地围坐在长辈周围，听他们讲稀奇古怪的故事。我们边听边想，有时简直进入了虚无缥缈的世界。我还记得奥米·丽卡娅和奥米·马赫布巴大婶的故事讲得娓娓动听……

我们时而也离开天真无邪的孩子圈，那就是洗摩尔人浴时。我一直坚持每礼拜同母亲去洗一次。因为我年幼，再借助水蒸气的遮掩，才没有被那些身姿优美得简直让费里尼女神惊叹不已的妇人们的耻笑……

我们急切地盼望着宗教节日的到来。

那时，生活是按照古兰经的戒规有节奏地进行的。斋月让人既向往又恐惧。莫纳斯蒂尔和突尼斯其他城市都有自己的传统，足以证明突尼斯民族的一致性。我们珍视这些传统，把它们视为祖国的一份遗产（“每人有一份，大家有整体”）。至今，每年斋月，不论我在国内哪个城市作公务旅行或参加庆典，我都虔诚地“入乡随俗”。但有时，不知何故，我被一种欢快掺杂着忧郁的情绪所侵袭。一种转瞬即逝的幻觉使我眼花缭乱，我好象回到了童年时在莫纳斯蒂尔度斋月的依稀回忆之中：我似乎看到巴卜·艾勒加尔比拱顶上那门年代久远的大炮，冒着浓烟，以其沉闷的轰鸣宣告斋日结束。白天，我们这些满街奔跑的顽童去演练为这门可敬的古炮装弹。夜晚，是那巨鼓节奏分明的响声唤醒沉睡的人们，提醒他们别忘了日出前的最后一餐。否则，任何人都难以忍受那即将开始的漫长斋日。我自豪地看到母亲遵从先知的教诲，按照节日的习俗，细心地为“穷人”准备点心或是“古斯古斯”^①。这使我懂得了应该对善良的人同情和友善。

^① “古斯古斯”是北非居民吃的最主要的一种饭，它是由硬麦粉粒加肉（或鱼）和蔬菜做成的。

我们期待着快点过“阿舒拉节”（回历一月十日），以求点燃篝火之快乐；期待着过“开斋节”以求吃到沾了蜜糖的甜点心。不过，最使我们快活的莫过于穿起呢斗篷和崭新的鞋去走街穿巷了。

我忘了说明，我父亲开着个小杂货铺。我常到店里和他作伴。店铺顾客盈门，但我们从不让顾客久等。这个店又象个俱乐部，我听见父亲和顾客们聊天。大人们（他们对我在场并不介意）谈论着他们遇到的问题和忧虑。我父亲常常外出办事或去清真寺做礼拜，我就替他接待顾客。时至今日，我还能熟练地打包和准确地秤货，保证不缺斤短两。这是个美好的回忆。

我学做生意和手工活绝不止于此。为了增加收入，我父亲于一九三七年在突尼斯市附近的拉代斯镇开了个杂货铺，又于一九三九年在突尼斯中部草原的斯贝特拉城（古称苏菲图拉）开了个果品蔬菜商店。我利用暑假去助他一臂之力。这样，我就每年有三个月先当杂货铺伙计、再当见习水果蔬菜商。父亲和我在拉代斯镇的铺子里同睡一张床，在斯贝特拉同住一间简陋的“小旅店”。我跟父亲学会了做饭，并成了点“普里姆斯”炉（煤油烤炉）的能手。我还常到苏菲图拉古迹的庙宇教堂去散步，开始考察古代石建筑。当然，学做“奥莫·吕当斯”^①，我每次都跑到斯贝特拉古罗马喷泉的清水池中去戏水。

① “奥莫·吕当斯”：拉丁语音译，意为会娱乐和会消遣的人。